

溪野闲钓

□王半路

正在喝茶，老罗打电话邀约去钓鱼，欣然应允。

老罗是我初中同届同学，经常与几个高中同学出外野钓。过去一年，我加入了他们，不带钓具，打足秋风。近11点，坐车接上老杨、老卢两口子，我们向通江镇方向进发。

惊蛰已过，小风吹面不寒，是个野游赏春的好日子。和前几次与伙伴谈笑风生不同，途中，我感觉胃不舒坦，脑袋里像塞了棉花，竟至晕车。大家分析，可能是车速太快玩手机造成的，让我睁眼看看远方，并提醒锻炼身体。在通江镇下车吃午饭，我头昏脚软险些跌倒，大家急来将我扶住。好不容易撑到垂钓点，我在车上暂歇，迷糊一小会儿，清醒不少。

凯江流经此处，水波不兴，河道不宽，静似一汪潭水。连绵的矮山丘，山丘上有柏树林，林下有两三层梯田，形成川西农村特有的风貌。这里叫观音堂，隶属中江县瓦店乡。沿卢德路上行，可以一览近年闻名遐迩的凯江大回湾和蟠龙大回湾的美景。

伙伴为我系上钓线，插好架杆，比邻垂钓。过了半小时，照他们的行话，这儿口不好，除了几条墨线鱼，无

其他收成。大家猜测，这儿不久前可能被人用电打过鱼。便回忆起上次在此地的收获不错，白条、鲫鱼、红尾、桃花斑都有。

我暗自认为，其实是他们的钓技有问题，比起我认识的另外一些钓鱼高手，这支由警察、医生、果园主等组成的业余战队技艺平常。但是，我只得随大流找钓场，继续跟着大家乘车向下游走。机耕道窄小且陡峭，我险些又晕车。一路行，一路发定位，另两个朋友闻讯正在赶来。车停栖云村一处崖边，打探后，具备落脚垂钓的条件。大家斗志依然高昂，提着大包小包，一脚深一脚浅地下到河滩。空中架着几组过河钩，对岸几个钓者打着招呼，热情介绍着渔情。

这会儿已是下午两点半，追随着的朋友们还在寻路中。早春时节，下午6点半天就黑了，只有3个多小时的垂钓时间。白条很傻很天真，很快上钩。我和老罗在同一块水域垂钓，他忽而传授饵料的使用技巧，忽而隔空打趣另一个滩头的队友。路亚、白光金钩等名词，唬得我一愣一愣。

我俩自小认识，缘于钓鱼。旌湖那会儿叫绵远河，凯江桥那会儿叫东

桥。浅溪河床纠缠，散布着许多小河沟，一根简陋的竹竿加几只蚯蚓，就能度过一个悠长的白天，轻易获得许多乐趣。而今各种钓具塞满后备箱，鱼饵形形色色，渔讯和技巧时时更新，可是竿起鱼跃的妙趣却越来越难觅得。

尾随的朋友们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。伙伴的专注，我自愧不如，他们像刺猪的闰土，我则像提鸟笼的老头。我一会望望天，一会望望山，所获无几。儿时那份对钓鱼的痴迷，于我越变越轻，而他们却一副执迷沉醉的样子。是我变了，还是他们在追寻单纯的路上越走越远、渐入佳境？

天色转暗，目光里的河岸幽远宁静。身旁水洼里有从冬眠中刚醒的什么虫子在萌动，柏树林的野雀鸣叫声声入耳。对岸天台寺下一户农舍，有老农正用乡音高声说话。对比城市的喧嚣，这里的黄昏与天地融为一体，俗念栽进泥土，我仿佛是一棵不具名的野草，随风摇曳。

打着电筒收拾渔具，慢慢往回走。按照惯例，会在通江镇或蟠龙场镇固定的小饭馆处理鱼获，喝几杯小酒。到家后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与她分享这一天溪野钓鱼的快乐。

你好，东门大桥

□温月

周末一大早，太阳豪爽地把灿烂的金辉洒向成都。趁着难得的艳阳天，多年不见的电大同学与我相约，在东门大桥旁的府河岸边小聚茶叙。

家居城西，遂乘地铁向东疾行。目的站东门大桥到了，出站后，我伫立桥头，四处张望，眼前身后高厦如林，一条宽街穿越大桥，左右延伸，不见尽头，牛市口与盐市口，“知向谁边”？这桥是东门大桥？那街是东大街？许久没来，变化之大，一时间竟让我这个老成都也迷失了方向。

我虽多年居家城西，但对东门大桥自幼印象深刻。上世纪60年代中，尚为学童的我，不时跟随母亲到她位于牛市口的单位。那时我们乘坐通惠门至牛市口的电车，东门大桥是必经之地。当年那座矗立桥头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，抗日军人背挎大刀、持枪冲锋的雄姿，总让我目光流连，心生景仰。

1977年冬，我曾在东门大桥西头北侧的成都中药厂仓库临时工作，每天运送药材配料到桥东南侧水津街口的生产厂区，都要在大桥上走来往。那时的大桥简朴得近乎寒碜，周边亦是狭街陋巷，老房旧屋，灰暗的色调中凸显岁月的沧桑。

大约是1977年12月初的一天，我早晨上班时，看见大桥南侧街边房舍的墙壁上，赫然挂出了一幅安县文工团赴蓉演出歌剧《刘三姐》的硕大广告。油彩绘制的广告画中，身着红衫、头戴斗笠的刘三姐，笑靥生动明目皓齿，仿若一缕清风从桥畔拂过，亦为灰扑扑的街景平添了一抹亮丽的嫣红。路人纷纷驻足而观。

“山顶有花山脚香，桥底有水桥面凉。”那桥下哗哗流淌的府河水，宛如满载山歌的春水，在我心中荡起涟漪。那段时间，每每从“刘三姐”面前走过，我总是怀有一份期待。不久后的1978年元旦，影片《刘三姐》开始在全国复映，轰动一时。

大桥之上，车来人往，嘈杂的声浪把我从久远的忆想中召回现实。明丽的阳光下，在城市建设中一展新颜的东门大桥尤显壮美。桥下河水清悠，蓝天白云、高楼华屋和浓荫大树倒映其间，碧蓝、乳白、奶黄、粉红、银灰、墨绿，斑斓的色彩溶入碧水，使这沉静的河流亦变得灵动绚丽，生气盎然。

在路标的指引下，我顺利找到了与同学相约之地。在“东门码头”处，大家围坐在树下，沐浴着暖暖的阳光，慢啜细品茶香，叙旧谈新，不亦乐乎。

这“东门码头”唯见游船泊栖，不见游客身影。我突然想起曾见过一张东门码头的老照片——陋屋杂列的府河岸边，聚集着木船。如今，府河依然长流，过去的岁月仅留存于照片中。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府南河整治工程，使府、南二河成为名副其实的秀丽锦水，装饰着天府蜀都的容颜，滋润了千百万市民的心田。府河拥吻的东门大桥，有幸见证了这一时代变迁。

悠闲地靠坐在藤椅上，我呷着香茗，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东门大桥。丽日蓝天下，清流微波上，宽阔的大桥横跨两岸，用自己坚实的脊背，承载着都市的通达与人们的畅行。

你好，东门大桥。

都江堰的记忆

□何一东

我的首次都江堰之行，是在1980年7月。我父亲当时是成都技工学校广汉分校负责人，暑假期间，他带领一群学生前往青城山，我跟着同行。

第一次上青城山，我们非常兴奋，睁着一双近乎贪婪的眼睛，对身边的美景“狼吞虎咽”。青城天下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在天师洞附近，我们遇到一位高大健壮、从菲律宾马尼拉来的华人游客，他留着长发，很健谈，普通话也很流利。他简单问了我们的情况后，风趣地说：“和你们交个朋友，你们四川人不会欺负我吧？”“不会，不会……”双方一起大笑。

交谈甚欢。菲律宾游客看看手表，说时间不早了，他还要回成都。青城山山清水秀，是个好地方，下次来要住一晚上，好好体会其魅力。临别时，他从旅行包里拿出相机，提议给我们照张相，留个纪念。

“你们会说英语吗？用英语说一、二、三，这样说，才能把牙齿露出来，又像笑。”他教了我们几遍后，一张充满笑意的照片照好了。

照完相，他又请我们唱一首歌。我们请他先唱。他用洪亮的声音唱了一首菲律宾歌曲。我们唱了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他一边认真听，一边轻轻地哼着，并用双手打着拍子。随后，他转身离开，我们挥手道别。

后来，我调到报社工作。当记者时数次到都江堰市区采访，游览了伏

龙观、二王庙、安澜索桥、玉垒关、离堆公园、玉垒山公园、玉女峰、灵岩寺、普照寺、翠月湖、都江堰水利工程等，可谓大饱眼福，对都江堰有了全面的了解。

前些年，我还和家人去了两次都江堰。尤其是老妈，平常不太爱出游的她很久没到过都江堰了，对那里的变化赞不绝口，连声说：“空气好，街道干净，新房子好多，变化真大啊！”

朋友郑大哥退休后，周末特别喜欢到青城山镇买的房子去住两天。他说，这儿空气好，蔬菜新鲜，很巴适。他常邀请好朋友们前往，体验乡居生活。

儿子读高中时，暑假期间，我带他去郑大哥家作客。一进小区，树木高大茂密，花香鸟语，非常幽静。我羡慕道：“郑大哥，你住的是乡间别墅啊！”他哈哈大笑：“就是，住在这儿安逸，欢迎常来！”

他家在一楼，一条小径直通住家院子，四周皆是花木，有一种天然的趣味。郑大哥的夫人陈姐把这里收拾得妥妥的。中午、晚餐的肉菜都是农家肉农家菜，很香。尤其是青城山老腊肉炒蒜苗，味道巴适得很，儿子大快朵颐，说比城里的肉好吃。小白菜煎蛋汤，十分清香，我连喝了两碗。

我和儿子在镇上的旅馆住了一晚，虽然设施比较简陋，但无城市之噪音，除偶有夜鸟的鸣叫，倒也安静，很快入眠。翌日，郑大哥带我们去镇上百年老店张醪糟吃早饭，店外已经

排了不少人。

服务员把醪糟粉子端上来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。淡绿色的瓷碗里，装满了醪糟粉子，汤汁浓醇，加了荷包蛋。先喝了一口汤，土红糖醪糟很香甜，有小时候吃过的味道。粉子软糯耐嚼，荷包蛋乃溏心蛋，一口咬下去，香甜腻滑，舒适无比。儿子吃得很带劲，额头上沁出了汗珠。

我们意犹未尽，又点了红糖糍粑。一碗有小汤圆大小的糯米团5坨，上面盖着黄豆芝麻粉，用筷子将它们放在红糖里一搅合，然后放进嘴里咀嚼，香甜可口简直不摆了。吃完醪糟粉子和红糖糍粑，我们心满意足。美食，真能治愈一切啊！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